太上感應篇　　（第一一九集）　　1999/10/30　　新加坡淨宗學會　　檔名：19-012-0119

諸位同學，大家好。請看《感應篇》第五十七段：

【知過不改。知善不為。】

這是惡報裡面的第三段。這一段裡面的文字一共到第六十句，五十七到第六十，到「侵凌道德」這一句，我讀這一段經文，感慨非常之深。讀了之後，仔細想想，經都不能講了。聖賢的功夫，沒有別的，就是在改過。註解裡說得好，一開端「文殊菩薩白佛言，少年造孽，到老修行，得成佛否？佛言：苦海無邊，回頭是岸」。回頭就是改過，圓悟禪師說：「人誰無過，過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唯君子能改過遷善，則其德日新。」什麼是君子？在佛法裡面，真正發心修行的人，這個人就是君子。佛法修學有三個階段，天台家講「六即佛」，「名字位」那是不能改過的，有名無實，決定不肯改過遷善，這種人是假的學佛，不是真學佛。「觀行位」是真學佛了，觀行位是什麼？落實，把佛陀的教誨去做到，依教奉行，這是觀行位。我們念佛求往生，要做到觀行位往生才有把握，生凡聖同居土；要是「相似位」，那你就生方便有餘土；「分證位」則生實報莊嚴土。所以要改，知過就是覺悟，這個人覺悟了，改過就是用功，功夫落實了。

我讀了很難過，我剛才講我不敢講經了，我只有回去住小茅蓬，閉關靜修。為什麼？跟我學的人不知道改過，不知道自新，我講經說法全盤失敗。我清楚，我明白，為什麼還厚著臉皮在這裡講？沒有機緣接近我的人，有不少人想學，我們利用網路、利用錄像帶傳播，送給真正有心想學的人，為他們，所以厚著臉皮在這裡幹，不怕人恥笑。自古以來，唯有好學才對得起老師，而一個老師一生

當中能收幾個學生，太難了！現在人了解事實真相，所以也就能原諒我，不再羞辱我了。過去我在全世界許多地方，說得好聽一點，弘法利生的事業，自己總感覺得非常孤單、非常辛苦，沒有志同道合的。所以每一次回到台灣，我一定去看老師，我總是勸老師，希望老師能多栽培幾個學生，我們在海外能有點助手。老師也很感嘆，是啊。許多年當中，每一次見面我都會提到這個問題，大概總提了七、八次。最後老師跟我說，我不是不栽培學生，你替我找學生。從此之後，我不敢再說話了，為什麼？我找不到學生。我才明白他，他不是不教，是沒有人學。學要真聽話，真依教奉行。陽奉陰違，我們還幹欺騙老師的事情，老師曉不曉得？曉得、明瞭。聽李老師講經的人，在台灣超過五十萬人，常常跟他身邊常隨眾二十多個人，一天到晚不離開老師的。這二十幾個人，哪個真學，哪個假學，他心裡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他知道，我也知道。李炳老在台中，後半生全部貢獻在那邊，真正跟他學的人，幾個人？三個人而已，他已經就相當安慰了。

所以以後我到北京訪問黃念老，黃念老是我在美國跟他聯繫到的，那個時候我是「美國佛教會」的會長，掛名的會長。那邊同修對我很尊重，說他們要請一個密宗上師到那個地方來傳法，跟我商量。我不同意，我說我們祖祖相傳，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，不要再搞其他的。然後我就問他，這個上師從哪裡來的？他說從北京。我就問他這大名。他說：「黃念祖。」我一聽說黃念祖，這個人的名字我印象很深，從前李老師曾經跟我們提過。我就問了一聲，我說：「是不是梅光羲的外甥？」他說：「是的。」我說那請他來。梅光羲是李炳南居士的老師，這是我們同門的，同門不管講哪一個法門，路不會走錯，不會指錯。我們並不是排斥哪一個法師，我們怕把自己所修學的法門搞亂了，這是我們一個師承，他是夏蓮居的傳

人，梅大師的外甥。我說這個人雖然沒見面，知見一定不會錯誤，歡迎他來。

來了之後，他帶了一部《無量壽經》的註解，油印的本子，鋼版刻字油印的本子。我們曉得，它那種印刷不會超過一百五十部，一百五十部以後就模糊不會清楚，所以數量很少，只帶了一部。他把這本送給我，我看了之後非常歡喜，我弘揚這部經，他也弘揚這部經，當時在全世界弘揚這部經的就這麼兩個人，所以看了非常歡喜。在美國沒有機會見面，他在美國住一個月就回北京去了，所以我一定要到北京去看他。我們一見如故，同一個師承，他很感慨說：「李炳老有你這一個學生就夠了。」我們跟一個老師，要知道老師的恩德，要報恩，用什麼方法報恩？依教奉行。佛教我們「息滅貪瞋痴」，教我們「勤修戒定慧」，我們貪瞋痴還天天增長，戒定慧忘得乾乾淨淨，對不起佛菩薩，對不起歷代傳法的祖師大德。李炳南老居士在台中教學三十八年，能夠遇到這三個學生真正肯幹。怎麼幹法？就是這兩句，「知過能改，知善肯為」，沒有別的。不能改過，不肯為善，這是自暴自棄，怎麼能有成就？

我這一生生活在感恩的世界裡，承蒙老師的教誨，我明白了，知道自己怎樣修學。曇鸞法師在《往生論》註解裡面講，末法時期修羅、羅剎太多了。什麼是修羅？嫉妒、瞋恚是修羅。我們想想自己有沒有嫉妒、瞋恚？什麼是羅剎？貪瞋痴是羅剎。所以祖師講這些話，我們讀了，想一想自己是不是？是修羅、是羅剎，不要緊，回頭是岸，這是佛講的。一定要放下，為什麼？「世間無常，國土危脆」。土耳其的大地震，台灣的大地震，過去中國唐山大地震，那不就是佛菩薩示現給我們看，幾秒鐘身家性命全沒有了，我們從這個地方體會佛講的「世間無常，國土危脆」。學佛人有智慧，什麼是智慧？抓住現前這一剎那，成就就在此地，念頭一轉，超凡入

聖。可是這個念頭怎麼轉都轉不過來，習氣煩惱太重。從前李老師教給我們，教導學生在學生什麼時候？二十歲以下的可以教訓他。二十歲到四十歲不能教訓，要顧全人家的面子，只用暗示，不可以明說。四十歲以上的，他有過失都不能說了。古人處世待人的心態，四十歲以上定型了，暗示尚且不可，怎麼能說？超過四十歲怎麼辦？讀書，只有在讀書裡面，印光大師教給我們這三本書，好！《了凡四訓》、《感應篇》、《安士全書》天天讀，讀的時候對照自己的起心動念，對照自己的言語造作，好的要保持，明天還要這樣作法，錯誤的趕緊改，四十歲以上只有這個辦法。所以對於四十歲以上的人，犯過失還有批評，這個人也是無知，沒念過書，念過書的人不會說。

所以我們想想，從前弘一大師在南普陀教學，學生有過失，弘一大師一句話不說，這一天不吃飯。學生看到老師今天沒吃飯，大概我們自己犯了過失，自己去反省，去改過、懺悔，老師明天吃飯了。不知道改過，不知道懺悔，老師明天還不吃飯，後天也不吃飯，念佛往生了。不肯說你，說了有什麼用處？說了又不能改。李炳南老居士看到學生有過失，年歲小的教教，講經當中暗示，四十歲以上的人，決定不說。我跟他的時候還算不錯，我跟他的時候是三十二歲，蒙他特別愛護，他還肯說。說了我們就能改，他還可以再說；說了不能改，他下次再不說了。所以各地的同學，頭腦一定要清楚，絕對不是跟在我身邊的都是聖賢人，沒有這個話。李炳南老居士跟在他身邊的都不能成就，一定要聽其言而觀其行，辨別這個人賢與不肖，千萬不要誤會，常常跟在法師身邊的這個人一定就了不起，這是你們的錯覺。我今天不得已把話說清楚、說明白，千萬不能產生錯覺，為什麼？誤了你們自己的前程。這不是我一個，自古以來，要看他是不是真正肯學、真正好學。我們常常圍在李老師

身邊二、三十個人，這裡面也有行邪道的，也有不如法的。黃念祖老居士曾經告訴我，他也有幾位同學在佛教界裡也負盛名，修學不如法，走上邪道，走到名聞利養裡面去了，名字我就不必說了。他所說的這些人都不在了，都已經過世，黃老居士自己也往生了。

過去這樣的情形就常見、就不少，現在更多。什麼原因？現在人煩惱習氣比古人重，現在社會這些五欲六塵的誘惑，比過去增加許許多多倍，能在這個環境裡把持得住，不是凡人。所以他依舊起惡念，造惡業，我們看起來很平常，不足怪也。能敵得過，那我們恭敬禮拜，他是聖賢降世，他不是凡人；凡人不能夠避免這個過失的。我們清楚，我們明白，千萬不要認為在我身邊這些人個個都是聖賢，那你就完全錯了。我自己還是凡夫，我的好處能聽老師的話，念念感老師的恩，不敢做對不起老師的事情，我的長處就在此地，我知恩報恩。韓館長照顧我三十年，我念念不忘，我坐在這個地方，她的照片掛在我對面，我講經我看到她在笑，我看到她的歡喜相。我決定得生淨土，而且告訴同學，我隨時隨地都可以往生。我是凡夫，業障深重，我能夠修成這樣，個個人都能修成，你們肯不肯幹？憑什麼有這個把握？憑放下，世出世間法我一法都不沾染，就憑這個。有一絲毫的沾染，你就去不了。「財色名食睡，地獄五條根」，染上一條，這個染是什麼？念頭，不是在行為，行為太粗了。念頭上有那麼一絲毫念頭，你還沒有放下，你就去不了。

這是惡報第三段，第三段是「世俗之惡」，世是讀書人，俗是平民，一般讀書、平民的惡，這是第一條。這一條要做不到，所有一切修為全是假的，你必定還是隨業流轉，該受什麼報應，還是受什麼報應，我們不能不留意，不能不認真去思惟。